



聞一多

在昆明的故事

闻一多在昆明的故事

余 嘉 华

云南人民出版社

封面插图 刘绍荟
责任编辑 杨 磊 刘卫华

闻一多在昆明的故事

余 嘉 华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85,000

1980年6月第一版 1981年7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4,971—7,270

统一书号: R7116·710 定价: 0.44元

目 录

不败的鲜花	(1)
徒步三千里	(4)
何妨一下楼	(10)
大胆创新与踏实研究	(14)
最大的教室	(18)
我们需要擂鼓的诗人	(25)
新诗是有前途的	(28)
我是个手工业者	(34)
病兵	(41)
抗战的鸩毒	(44)
小心不要做破坏民族战斗意志的奸细	(47)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51)
今天是谈学术的时候么	(56)
月亮出来了, 乌云还等在旁边	(60)
民主火炬	(65)
让“民主坦克”冲出校门	(71)
用“挤”来争取“悠悠”	(76)
让文艺回到群众里面去	(80)
这是一首诗	(84)

鲁迅对，我们错了.....	(89)
做共产党的尾巴有何不可.....	(93)
美髯剃得太早了.....	(97)
吾亦爱吾庐.....	(101)
我们当然是要“分”.....	(107)
最黑暗的一天.....	(111)
兽·人·鬼.....	(118)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21)
在曲折的斗争中.....	(128)
我们一定要追.....	(136)
身在云南 心向北方.....	(141)
喊出人民的声音.....	(145)
青年要大胆投向政治.....	(150)
春城看彝舞.....	(155)
不要忘记少数民族.....	(163)
公朴不死.....	(168)
最后一次的演讲.....	(173)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81)
后记.....	(187)

不败的鲜花

在秀丽的昆明师范学院校园东北隅，有一座青竹掩映、翠柏环绕的“一二·一”四烈士陵园。与烈士墓在一起的，还有原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怀着崇敬的心情来这里悼念。在烈士墓前，人们不禁想起那些如火如荼的艰苦的斗争岁月，想起“拍案而起”的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名家骅，号一多，湖北浠水人。“五·四”运动时，他在清华学校念书。听到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的消息，他满怀激情，用大红纸抄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词贴在食堂门口，在清华园里引起了一阵波澜。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那时已开始表现出来。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到美国留学，学绘画、文学，也学戏剧。在美国期间，目睹在这个“文明”的国家里，中国同胞备受轻蔑、饱尝辛酸的境况，激发了他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他身在异乡，恨不能和太阳一起“每日绕地球一周”，“能天天望见

一次家乡”（《太阳吟》）；看到祖国盛产的菊花，就想起“我们庄严灿烂的祖国”，从心灵深处呼喊：

“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由于对祖国的深切怀念，他提前学完四年的功课，于一九二五年回国了。然而，当时国内却是军阀混战、狼烟四起；帝国主义入侵；河山破碎；人民啼饥号寒，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看到此情此景，闻一多不禁“迸着血泪”，惊呼“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发现》）深切地盼望着“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炸一声：‘咱们的中国’！”（《一句话》）可惜，闻一多当时还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展开的英勇斗争。较长时间内，他的这种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没有能和工农革命斗争融和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救国良方，他便潜心古籍研究，从文学的考据和训诂开始，靠自己的刻苦和勤奋，登上了满藏珠玉的祖国文化宝山，在《诗经》、《楚辞》、唐诗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突出的成就，获得了同时代学者的钦佩、赞赏。但是，由于埋头学术，使他与人民的思想感情距离拉远了。对此，闻一多后来曾沉痛地说：“我们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教我们和人民脱离，几乎害了我一辈子。”

是严峻的现实召唤他投入了火热的斗争，是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闻一多在“临大”任教。继而，长沙“临大”迁往云南，改称“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随部分师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从此，闻一多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八年岁月。这是闻一多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也是他一生中闪耀着战斗光辉的一年。在这期间，特别是抗战后期，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教育下，逐步提高了思想觉悟，以极大的革命热忱，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中，他坚定、勇猛、顽强，成为昆明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以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革命正气歌。

三十四年过去了，烈士的英雄业绩还在人们的口头上传诵，烈士的战斗精神已在人民的心中生根、开花。在这块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我们仿佛看见他那雄狮般的身影，仿佛还看见他横眉怒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宁可倒下去而不愿屈服的战斗英姿。这本小册子里所记述的，就是闻一多在昆明的一些战斗生活片断，愿它成为记忆的鲜花。

徒步三千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失利接着溃败。从“七·七”事变到当年底，仅半年时间，在华北战场，日本侵略军就已占领了北平、天津市及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山西各省。在南方，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军队在一片混乱中退出南京。日军占领了京、沪、杭一带，并制造南京大惨案，遇害者竟达三十多万人。南京城内尸骨纵横，昔日繁华之乡，如今瓦砾遍地。日军继续逞凶，进逼武汉。长沙亦成为布防重镇。

由平、津迁来湖南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已不能安稳上课。尤其在小东门车站被轰炸之后，人心大为浮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临大”正式宣布迁往云南。二月十九日，“临大”师生二百多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参加旅行团的教师有闻一多、曾昭伦、李继侗、黄子坚、毛应斗、吴徵镒、郭

海峰等十多人。经过六十八天的艰苦旅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到达昆明。全程为一千六百六十三点六公里，号称三千五百里。

对于长期生活在大都市、名大学，过惯了比较优裕、稳定生活的大学教授们，这种徒步旅行无疑是十分艰苦的。但闻一多和他的伙伴们，毅然选择了这条不寻常的道路。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问他：

“闻先生，你是知名的老教授，大可照学校的规定，坐火车经广州、香港、越南，舒舒服服的到昆明，何必受这个罪呢？再说，您这大年纪，步行数千里，风里雨里，爬山涉水吃得消吗？”闻一多很严肃地回答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说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大学，……和广大山区农村隔绝了，特别是祖国的大西南是什么样子，更无从知道。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从此，不管山路崎岖，阴雨绵绵，泥泞难行，他都和大家一道艰苦跋涉。

三千里的旅程，给闻一多打开了眼界。那碧波万顷的洞庭，沅江沿岸的橘林，常德附近国民党军队堵截红军长征留下的“防共碉堡”，晃县旅舍的娼寮匪

窟，苗岭的古木巨杉，镇宁东门外火牛洞中奇形怪状的钟乳石，贵州高达七八十公尺的黄果树大瀑布，苗族地区原始的刀耕火种，十有六七患“大脖子”病的贫瘠的山区人民，戴包头穿长裙勤劳俭朴的苗族妇女，残破简陋的山村，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民族风俗、服饰、语言，穷乡僻壤中滋长着的高昂的抗日情绪，……这些纷至沓来的新鲜画面，使闻一多从多方面加深了对生活的认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几年以后，遇到朋友，谈起这段生活时，他还兴奋地说：

“这一段生活太丰富了，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途中，由各位“指导团”的教师根据同学的不同兴趣和专业，开展了一些有益的活动。如袁复礼先生是搞地质的，每到一个地方，看到新的矿区或特殊的岩石，就和有关同学考查一番。吴徵镒先生是学植物的，他和一些同学对名目繁多的各种野生植物加以研究，并采集了许多标本。而闻一多是搞文艺的，对沿途的壮丽山川、名胜古迹、历史传说、民间歌舞、风俗语言特别感兴趣。一部分同学组织了歌谣采访组，请闻先生担任指导，他欣然应允，热情地和同学们一起研究。在两个多月中，就搜集了民歌、民谣二千多首。有位同学从云南沾益附近的一座破庙的墙壁上，抄下了一首歌谣：“田里大麦青又青，庄主提枪敲穷



人，庄主仰仗蒋司令，穷人只盼老红军。”闻一多先生看了之后，兴奋地说：“这才是人民的心声呀！红军受人民的爱戴，由此可知。”而沿路也常有两年前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北上抗日的红军时，留下的“肃清共产党”等等的反动标语，闻一多看了，愤愤地说：“这是蒋介石祸国殃民的铁证呀！”闻一多作为一个诗人，很喜欢“快刀不磨要生锈，胸膛不挺背要驼”，“斯文滔滔惹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生要恋来死要恋，坐牢如同坐花园”等民歌。这些健康、优美的民歌，表现出劳动人民质朴、坦率、真诚而又有几分粗野的性格，使他十分感兴趣。他从某些人看来是愚鲁、迟钝、畏缩的“乡巴佬”身上，发现了他们的聪明、善良和勇敢。走到昆明后，闻一多特地为刘兆吉同学采编的《西南采风录》写了热情的序言。

沿途雄浑壮丽的山川，悲惨的人民生活，富有特色的地方风物，也启动了他的心扉，促使他拿起搁置多年的画笔。那冷落萧条的湄潭县（凯里县）市肆，那破败凋零的贵阳一角，那翘首云天的安南县魁星楼，那青山映着明亮的梯田的金凤山，那别具山区风味的石坂冲，……在闻一多的笔下，是那么的生动、逼真！那数十幅简洁的画面上，充溢着闻一多对祖国山

河的真挚热爱，对过着悲惨生活的人民的深厚同情。

四月二十七日，联大旅行团到达昆明东郊大板桥。时值下午，雨后初晴，阳光明丽，闻一多和李继侗二位老师，拄着拐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歇息。沿途奔波，未及修面，闻、李二老均已长髯飘拂。眼看昆明在望，明日即将到达旅途的终点，眼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一位同事，趁机摄下这珍贵的镜头，被旅行团同人称之为“二老图”。二老相约：等抗战胜利后，再剃掉长髯。闻一多信守诺言，将他的长髯一直蓄到抗日战争胜利才剃掉。

何 妨 一 下 楼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云南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校舍不够，理工学院在昆明，文法学院则暂时设在蒙自，定于当年（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开学。

湘黔滇旅行团来到昆明的时候，正是春城春暖花开的季节。大家在“海棠春”欢宴，在大观楼品茶话旧。经过短暂的休息，闻一多即奔赴蒙自任教。

位于滇越铁路线上的蒙自，是滇南重镇，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盛产甘蔗、花生，新安所附近的石榴，草坝的蚕桑，驰誉全省。左邻个旧，以产锡著称。帝国主义的魔爪早已伸进这一带，开矿山、设银行、置货栈，无穷无尽地掠夺我国丰富的资源、物产，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这里的人民曾经奋起反抗，火烧“洋楼”，怒逐“洋大人”。早在二十年代后期，云南地下党就在这一带开展工人、农民运动，曾经在这附近召开过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到蒙自后，闻一多住在哥胥士洋行，就在南湖边上，环境幽静。当时，这里物价也不贵。刚从炮火的威胁下进入这个安静环境的闻一多，感到很适意。他深为找到这读书佳地而欢喜。闻一多自幼勤苦好学，在清华学校念书的时候，每年暑假都要回到湖北浠水老家，尽管天气酷热，挥汗如雨，但他摇扇取凉，披览群书，终日不辍。一天傍晚，他站在天井里看书，一条蜈蚣沿着脚向他身上爬，家里人看见，惊叫起来：“蜈蚣爬到你脚上啦！”他看书入迷，没有听见。别人代他把蜈蚣驱赶下来，他还惊讶地说：“你们怎么打扰我！”黄昏，蚊子成群袭来，他仍就着跳跃如豆的油灯，专心致志，圈读古文，常到午夜才入睡。如今，有了蒙自这样一个安静环境，家眷又暂未来云南，没有多少生活琐事纠缠，他就珍惜时间，潜心古籍的研究。打开他已研究多年的《楚辞》，精心撰写《天问疏证》等学术专著。他集中精力，辛勤工作，几乎连楼梯都不下。隔壁的郑天挺等先生跟他开玩笑说：“一多，你何妨一下楼。”一次，罗膺中先生在学术演讲会上介绍他时说：这位就是“何妨一下楼主人”闻一多先生。弄得全场大笑。自此，闻先生住的楼被称为“何妨一下楼”了。闻先生刻苦、严谨治学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后来他搬到昆明小西门福寿

巷、晋宁、昆明北郊的陈家营、龙泉镇的司家营、昆明的西仓坡，都一直坚持下来，直到牺牲。而“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也随着他带到了司家营、陈家营。正是靠这种刻苦的钻研精神，闻一多虽然生活在动乱之秋，却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学术著作。现在，《闻一多全集》中所收进的数十万字学术论文，北京图书馆珍藏的近二百万字的未刊稿，大部分都是他在云南这八年期间完成的。郭沫若称赞闻一多在学术研究上的卓越成就时说：“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闻一多在蒙自，虽然致力于学术研究，但常常忧国忧民。到蒙自后，国民党的报纸虽极力掩盖其军队的败绩，但明眼人一看，常常可见其露出的“马脚”。六月十五日，安庆陷落；七月二十五日，九江被占；十月二十六日，武汉失陷；十月二十一日，广州也被日军占领。对这些接连不断的失利消息，有的人得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抗战必败”。与闻一多同桌吃饭的，就有这样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指着报纸得意洋洋地说：“我说要败，你看吧！现在怎么样？”闻一多听了，心里很难受，忍着巨大的痛苦，把饭吃完，就愤然离开他们。